

香港

卧龍生著

雙鳳旗

第四冊

敦煌文藝出版社

雙鳳旗

(香港) 卧龙生著

(全书 1 — 6 册)

第四册

敦煌文艺出版社

三十一

容哥儿端起鱼汤说道：“兄台请进鱼汤？”

那大汉双手持碗，喝了两口，道：“鱼汤煮得很好，姑娘手艺不错。”

玉梅冷冷说道：“不用你来夸奖。”

那大汉似是十分饥饿，大口食用，不大工夫，竟然把一碗鱼汤吃完。

容哥儿接过空碗，放在木桌之上，道：“阁下好些么？”

那大汉点点头道：“好过些了，你想知晓什么？”

容哥儿沉吟了一阵，暗道：“如若由他从头说起，他当可从容思索，编排一番谎言，倒不如问他的好。”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如若阁下从头说起，那未免使阁下太过劳累，还是在下问一段，阁下说一段如何？”

那大汉点头，道：“好！阁下请问吧！”

容哥儿道：“阁下怎么称呼？属于何门何派？”

那大汉道：“兄弟王仁，属于崆峒门下。”

容哥儿道：“你是崆峒派中人。”

王仁道：“不错，在下是崆峒派中弟子。”

容哥儿道：“崆峒派和我们素无来往，阁下到此作甚？”

王仁道：“你真是这茅舍中的主人吗？”

容哥儿道：“怎么？阁下有些不信么？”

王仁道：“据在下所知，这茅舍中的主人，是一位中年妇人，阁下是男人，那位女人太年轻，都不像这茅舍中的主人。”

容哥儿道：“那是家母。”

王仁道：“你是这茅舍中的少主人了？”

容哥儿点点头，道：“不错……”

玉梅突然接口说道：“少爷，你是问他呢？还是他来问你了。”

容哥儿听得微微一怔，暗道：“不错啊！我本来在问他，怎的他竟问起我来了？”

当下脸色一整，说道：“阁下到此，有何作为？”

王仁轻轻咳了一声，道：“据说，这茅舍主人，有一种邓玉龙邓大侠留下的剑诀……”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年轻人，你知道邓玉龙邓大侠这个人吗？”

容哥儿听得邓玉龙三个字，不禁心头大震，暗道：“怎么？邓玉龙的剑诀，会留在我家中？”

顿觉重重疑云，泛上心头，半晌讲不出一句话来。

王仁看那容哥儿目光痴呆，若有所思，又不理自己问话，心中大为奇怪，忍不住又道：“你这点年纪，自然是不知那邓玉龙邓大侠事迹，邓大侠一代才人，拳剑双绝，而且相貌俊美，充满着魅力……”

容哥儿冷冷接道：“我知道邓玉龙。”

王仁道：“你知道？”

容哥儿道：“不用谈那邓玉龙的事了，我只问你奉何人之命，来此取那邓玉龙的剑诀？”

王仁沉吟了一阵，道：“自然是敝派掌门人的令谕了。”

容哥儿道：“你们几时到此？”

王仁道：“昨夜三更。”

容哥儿道：“你一个人来此吗？”

王仁摇摇头道：“咱们共有四人。”

容哥儿道：“另外三人呢？”

王仁道：“逃走了。”

容哥儿道：“只留下你一人在此？”

王仁道：“他们不顾道义，弃我而去。”

玉梅接道：“你心中悔恨他们不顾情意，才这般据实而言？”

王仁道：“姑娘只算猜对一半了。”

玉梅道：“为什么只算猜对一半？”

王仁道：“他们三人，都负伤而逃，当时性命交关，自然是无法顾我了，但他们逃走了一日夜之久，不肯回来救我，自然是太无情意了。”

容哥儿道：“你们受了伤，那是没有取走邓玉龙的剑诀了？”

王仁苦笑一下，道：“我们四人还没有搜寻的机会，刚进此厅，就和那人相遇，展开了一场搏斗。”

容哥儿道：“你们遇上了什么人？”

王仁道：“一个劲装蒙面人，她虽然蒙着脸，但也无法瞒得过我们的双目，她是一位女子……”

容哥儿讶然道：“是一位女子？”

王仁道：“不错，是一位姑娘，她虽然未说过一句话，但我却看得出来。”

容哥儿道：“你看出了她的形貌？”

王仁道：“没有，她脸上蒙的黑纱很厚，使人无法瞧得出她的面貌，不过，她却无法掩去那娇小的身材，和细白的皮肤……”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那人虽是女流之辈，但她剑招的恶毒，却是从未见过，在下和三位同伴，都伤在她的剑招之下。”

容哥儿道：“以阁下伤得最重？”

王仁道：“在下首当其冲，被她奇诡的剑招，挑断了双腿上的主筋。”

玉梅突然接口说道：“那是说你们进入这座大厅之后，就遇上了那位蒙面姑娘，你那三位负伤而逃，阁下一人重伤倒卧在此厅之中？”

王仁道：“不错，我等进入了茅舍之后，只到了这座大厅，不过，那位姑娘，却是从茅舍里面出来，如是……”突然住口不言。

容哥儿道：“如是怎样？”

王仁道：“如是你们丢了邓玉龙的剑诀，定然是那位姑娘取走了。”

容哥儿心中暗道：“又是个女人，万上门主、一天君主、水盈盈、金凤门，似是整个武林，都是群雌争雄的局面。”

但闻玉梅低声说道：“少爷，这人的话，大概就是这些了，再问也问不出什么内情，此刻，咱们要如何处置此人？”

容哥儿目光投注那大汉身上，道：“阁下能说之言，大概已经说完了吧！不知是否还有高见？”

王仁怔了一怔，道：“你们要杀我？”

声音突然转高，接道：“我现在是唯一能够认出那偷邓

玉龙剑诀的人，你们要杀我，除非你们不打算讨回剑诀了。”

玉梅冷冷说道：“你们知晓我们收存了邓玉龙的剑诀，又怎知我们放在家中被那女人窃走？”

王仁又是一呆，道：“这个，这个，在下就不清楚了。”

玉梅神色冷峻的说道：“你双腿残废，活着也是无味得很，是吗？”

王仁摇头说道：“我活得很好啊。”

玉梅道：“你活得很好，可惜，你已经失去了主宰自己死活的能力。”

王仁心情激动，似是想站起身子，但他双腿全废，身子一抬，立然未能站起。

玉梅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把匕首，道：“你话已说完，死也瞑目了。”

容哥儿心中暗道：“这玉梅看上去甚是文静，怎的如此嗜杀，拔刀就要杀人。”

只见玉梅手中雪亮的匕首，直指向王仁胸前，刀锋一转，挑开了王仁胸前衣服。王仁心中大骇，急急说道：“姑娘住手，在下还有下情奉告。”

玉梅冷笑一声道：“什么事？”

王仁道：“姑娘先取开匕首。”

玉梅收回匕首，道：“好！你说吧。”

王仁双目凝注在玉梅脸上，缓缓说道：“在下若说完了胸中之言，仍是难免一死吗？”

玉梅道：“那要看你说的是真是假了。”

王仁道：“在下适才，亦非说的假话，只是言未尽罢

了。”

容哥儿心中大为叹服，暗道：“这位玉梅姑娘看来是比我高明多了，怎的竟知他还有很多话，未曾说完。”

但闻玉梅冷冷说道：“你很怕死，何况，我还会一刀把你杀死，你双腿已废，若我动了气，再废去你的双臂……”

王仁接道：“在下如说出全部内情，姑娘如何处置在下？”

玉梅道：“送你下山，生死凭你造化。”

王仁道：“在下双腿既废，武功又失，你们把我弃置于山中不管，也是难得活命……”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但姑娘如肯把在下送到平地，在下就可以保得住性命了。”

容哥儿听得心中大为反感，暗道：“千古艰难唯一死，像此人这般苦苦求命，纵然活下去，也是无味得很。”

只听玉梅道：“好！我把你送到一处山村之中。”

王仁长长吁一气，目光转注到容哥儿的脸上，道：“这位兄台，可曾听到这位姑娘的话么？”

容哥儿道：“听到了，只要你肯说出实话，在下保你不死就是，如是仍然隐密藏私，那就有得你苦头好吃了。”

玉梅接道：“我们无暇听你细说慢唱，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问一事，你答一事。”

王仁道：“姑娘请问吧！”

玉梅道：“你怎知那邓玉龙的剑诀藏在此处？”

王仁道：“家师飞函指示。”

玉梅道：“你师父是什么人？”

王仁道：“崆峒派掌门人五方真人。”

玉梅道：“他自己为何不来，差遣你们这几个无用之人

来此？”

王仁道：“家师知道此地主人不在，故而飞函指示我等来此盗取。”

玉梅冷冷说道：“那五方真人，怎知我家中事？”

王仁道：“这个在下真的不知内情了。”

玉梅沉吟了一阵，道：“那女人是谁？”

王仁道：“那女子姓江……”

容哥儿只觉心头之上，突然重重被人击了一拳，道：“姓江？”

王仁道：“不错，在下听得有人呼叫江姑娘，那女子才匆匆而去，顾不得杀在下灭口了。”

容哥儿一脸紧张之色，道：“你没有听错吗？”

王仁道：“错不了，在下听得十分清楚。”

容哥儿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道：“除了她，也无人有那等武功了。”

玉梅道：“少爷呀！你在自言自语的说什么？”

容哥儿道：“我在说那位姑娘。”

玉梅道：“你认识她？”

容哥儿道：“现在，我还无法肯定，不过，看情形定然她是她了……”

语声未落，突见玉梅呼的一声，吹熄了桌上烛火，冷然喝道：“什么人？”

只听一个女子声音应道：“我！是玉梅吗？”

容哥儿也听出了那是母亲的声音，正待接口，玉梅已抢先说道：“夫人回来了？”

应对之间，容夫人已经进了厅门，道：“怎么样，家中发生了事故？”

玉梅晃亮了火熠子，道：“崆峒派五方真人，派遣他几个徒弟，来咱们家中偷东西。”

容夫人冷笑一声，道：“该死的牛鼻子，偷走了什么？”

王仁急急接道：“在下等来此之时，已经有人先行进入茅舍。”

容夫人目光转到玉梅脸上，道：“把经过情形，仔细的说给我听听。”

玉梅道：“所有经过之情，都是听这人口述。”

容夫人道：“你转述一遍就是。”

玉梅应了一声，把经过之情，很详尽的重述了一遍。

容夫人听完之后，接手从怀中摸出一颗丹丸，交给玉梅，道：“让他服下。”

玉梅心中是不愿，但也不敢违拗夫人之命，只好接过灵丹，送到王仁手中。

王仁服下灵丹，顿觉一股热力，直下丹田。容夫人神色镇静，脸上既无恶意，也无笑容，缓缓说道：“玉梅扶他出去。”

王仁还想讲，却被玉梅疾出一指，点了哑穴，提了起来，向外行去。

容夫人望了容哥儿一眼，道：“你跟我来……”

语音微微一顿，高声接道：“玉梅，送他出去之后，立刻回来，收拾你行李兵刃，天亮时分，和少爷一起下山。”

玉梅应了一声，急步向外行去。

容哥儿随在母亲身后，直行入母亲卧房之中。

容夫人燃起火烛，只见箱柜尽被打开，衣物尽弃一地。

她回顾了一眼，也不收拾，指指妆台前面木椅，缓缓说道：“孩子，你坐下。”

容哥儿依言坐了下去，道：“孩儿谢坐。”

容夫人举手理一下鬓边散垂的长发，道：“孩子，你心中有很多怀疑是吗？”

容哥儿道：“孩儿心中很多疑问。”

容夫人长叹一声，道：“我知道，这几日中，你耳闻目睹，心中怀疑更是深切了。”

容哥儿道：“有一事，孩儿最为不解，不知母亲何以骗我十几年？”

容夫人道：“那是我不愿你再混迹江湖之上，故而不让你知晓很多内情，但形势迫人，为娘的竟是无法控制……”

她仰起脸来，长长吁一口气，烛火下，两行清泪缓缓滚了下来，接道：“孩子，你心中很恨我，是吗？”

容哥儿道：“恨倒不敢，孩儿只是感觉到有些迷惘……”

容夫人举起衣袖，拂拭一下脸上的泪水，缓缓接道：“孩子，我了解你此刻的心情，你说不恨为娘，实叫为娘难言……”

长长叹息一声，又道：“唉！这也难怪你，就是为娘，处此情景，也难免心生恨意。”

容哥儿道：“如若孩儿有一点，那也从迷惘怀疑中生出。”

容夫人闭上双目，沉吟不语。

容哥儿心中本有很多话想问，但见母亲神色冷肃，竟然是不敢多言。

母子两人相对无言，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容夫人才睁开眼睛，说道：“孩子，你可感觉到咱们母子之间，似乎是很多秘密、隔阂，是吗？”

容哥儿道：“孩儿确有此感，使孩儿不解的是，母亲为

为什么要骗孩儿，母子之情，何等亲切，母亲难道还要欺骗孩儿吗？”

容夫人道：“为娘的并无骗你之意，隐瞒你二十年，那是为娘心有苦衷。”

容哥儿道：“举世间亲情，只有母子最近，孩儿想不出母亲为什么要把隐密藏在心中，瞒住孩儿？”

容夫人似是心有难言之苦，脸上忽青忽白，沉吟良久答不出话。

容哥儿冷眼观察，看母亲为难之情，心中油生黯然之处，暗暗忖道：“看来母亲确有隐衷。”

心中念转，竟然不敢多问。

容夫人沉吟了良久，突然落下泪来，缓缓说道：

“孩子，你说世界亲情，莫过深于母子，是吗？”

容哥儿道：“孩儿确有此感。”

容夫人道：“如是为娘有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心中有何感觉？”

容哥儿奇道：“对不起孩儿？”

容夫人道：“也许算对不住你故世的爸爸。”

容哥儿突然觉得有人在胸前击了一拳般，半晌讲不出话。

容夫人道：“孩子，你在想什么？”

容哥儿道：“孩儿想不出，母亲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孩儿。”

容夫人神色肃穆，缓缓说道：“母亲作了一件错事，我用了后半生的心力，希望补起这个大错……”

她说话时十分苦涩，每一句每一字，似是都十分吃力，而且时常中断，说一段沉吟一阵。

容哥儿道：“子不言父母之过，孩儿只要知晓全部的真

买内情，并无责怪母亲之心。”

容夫人道：“孩子，你已经长大成人了，为娘的实在应该早把内情告诉你才是……”

容哥儿道：“是啊！纵然母亲有何错失，那也是出于无意。”

容夫人理理秀发，道：“孩子，为娘并未想长期骗你，我已经把经过详情，写在一本绢册之上，那上面记述甚详，只是，还未给你阅读的时间而已。”

容哥儿奇道：“几时才能够让孩儿阅读？”

容夫人道：“原本还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现在快啦，如若事情顺利，也许在一年之内。”

容哥儿呆了一呆，道：“还要一年时间？”

容夫人突然流下泪来，道：“孩子，你希望为娘的很快死吗？”

容哥儿吃了一惊道：“孩儿怎敢有此不孝之心，希望母亲多福多寿，活上千百年。”

容夫人道：“你既希望为娘多活几年，那就不要逼我。”

容哥儿心中暗道：“我哪逼你了，为什么这件事竟然要对我保密？”

但是母亲泪痕未干，竟然是不敢再问。

母子相对沉吟了片刻，仍由容夫人接口说道：“孩子，你知道为娘原本不希望你仍然混迹在武林之中，但我竟无能完成我这个心愿，仍然使你学了武功，唉！既然教了你，就应该倾囊相授才是，但为娘竟然是又下不了这个决心，就这样耽误了你。”

容哥儿心中暗道：“看来母亲是确有隐衷，她以死亡胁迫，使叫我难再追问，看来只有旁敲侧击的问到一些算一些

了。”

心中念转，缓缓说道：“孩儿有一事想问母亲。”

容夫人道：“什么事？”

容哥儿道：“母亲武功如此高强，我那过世爹爹的武功，比起母亲如何？”

容夫人道：“你爹爹生在上世时，那是强过母亲百倍的，但此刻，为娘的却强过他生前很多了。”

容哥儿道：“为什么？”

容夫人道：“母亲此刻武功，全是为了要替你爹爹报仇，苦练而成。”

容哥儿听她口风严谨，答话简短，似是处处小心，生恐说露了嘴一般。心中暗道：“她这般小心，只怕是很难问出一点头绪。”

略一沉吟，又道：“咱们家中藏有邓玉龙的剑谱，可是真的吗？”

容夫人道：“真的。”

探手从怀中摸出一本薄薄的绢册，递了过来，道：

“孩子，这就是邓玉龙剑道精华，为娘的交给你，你能够学得好多，那要看你的造化、智能。”

容哥儿望了那绢册一眼，却不肯伸手去接，缓缓说道：“母亲，那万上门主来此，可是为了要讨取这本剑谱吗？”

容夫人摇摇头，道：“不是，她要的为娘合作。”

容哥儿沉声说道：“母亲，这邓大侠的剑谱，怎会落在我们家中？”

容夫人轻轻叹息一声，道：“你怎么想？”

容哥儿道：“孩儿并无异想，我只是觉得有些奇恐？”

容夫人道：“奇恐什么？”

容哥儿道：“奇恐那邓玉龙的剑谱，怎会在我们的家中？”

容夫人双目盯注在容哥儿的脸上，道：

“孩子，你可是听到那邓玉龙很多的传说？”

容哥儿点点头，道：“不错……”

容夫人接道：“所以，你对母亲也动了怀疑？”

容哥儿道：“孩儿怎敢妄生异念，只望母亲给孩儿说明此事内情。”

容夫人道：“为娘可以告诉你，这剑谱绝非窃取而得。”

容哥儿呆了一呆，道：“不是窃取，那是邓玉龙送给你了？”

容夫人神色肃然，缓缓说道：“邓玉龙怕他的绝技失传，身负重伤之后，把剑谱交给为娘，要我替他保管传诸后世。”

这几句话，字字如刀如剑，刺入容哥儿的心中。

历经往事，一幕幕展现脑际。

想起了万上门主谈起那邓玉龙死亡经过，临死之前，遣人去通知她，约她相晤，如若母亲的话说的真实，那就是邓玉龙在死亡之前，先去见了母亲，留下剑谱，再去会见那邓夫人了。

一念及此，百念丛生，又暗自问道：“那邓玉龙为什么要把剑谱交给我母亲呢？邓夫人、白娘子都不愿交，却把毕生心血所聚的剑谱，交给了我母亲，显然，在邓玉龙心目之中，母亲的地位，高过两人了……。”

但觉重重疑云涌上心头，竟忘了母亲还在身侧。

容夫人一直冷静的观察那容哥儿脸上的神情变化，只见他忽而愁锁眉尖，满脸忧苦，忽而激忿难耐，满脸怒容，口

中亦是在喃喃自语。不禁黯然一叹，道：“孩子，你在想什么心事？”

容哥儿抬起头来，望了那剑谱一眼，道：“母亲，邓玉龙这册剑谱很宝贵吗？”

容夫人道：“天下剑道无出其右。”

容哥儿按耐心中的激动，道：“孩儿不想习剑了！”

容夫人道：“为什么？”

容哥儿道：“纵然我习得像那邓玉龙一般，又能如何？”

容夫人道：“不可能的，孩子。邓玉龙天赋奇佳，乃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岂是任何人都能练习到他的境界？……”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但你如能参悟这本剑谱，已可成为当今武林第一名剑。”

容哥儿道：“这剑谱还是母亲收着吧！孩儿不想学邓玉龙的剑法。”

容夫人若有所悟，道：“拿去吧！先阅读一遍试试，若你不喜欢，那就把它烧去算了，免得留在世上害人。”

容哥儿接过剑谱，望也未望一眼，就随手放在怀中，道：“孩儿如若能成武林第一剑，我要杀尽天下负情人……”

容夫人接道：“包括为娘的在内。”

容哥儿欠身说道：“这个，孩儿怎敢。”

容夫人突然站起身子，举步一跨，挡在容哥儿的身前，道：“什么人？”

她艺高胆大，连室中火烛也不熄去。

只听一个女子声音应道：“小妹俞若仙。”

随着答话之声，缓步进来万上门主。

容夫人道：“贤妹来的好快。”

万上门主俞若仙对容哥儿点点头，道：“公子好吗？”

容哥儿道：“晚辈很好。~~容哥儿起身，面向外行去。~~

容夫人沉声叫道：“孩子

容哥儿急急回身，应道：~~“母亲还有什么吩咐？”~~

容夫人道：“我和你邓娘母商谈天下大事，~~都留在这里~~听听吧！”

容哥儿道：“孩儿留此方便吗？”

俞若仙道：“只怕还要~~尊重~~公子之处，公子留此，自是无妨。”

容哥儿也不答话，缓缓坐了下去。

俞若仙目光转到容夫人的脸上，说道：“小妹兼程而来……”

容夫人道：“一日一夜零半天，你走了千里路程。”

俞若仙道：“事情变化得十分快速，如若咱们再去晚几日，可能要大势已去。”

容夫人道：“什么变化？”

俞若仙道：“姊姊手下之人，情形如何？小妹不知内情，小妹的属下，是目下所知，唯一未中暗算的人……”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就小妹得到报告，少林、武当等几派掌门人，都已动身赶往君山，参加求命大会，准备和那一天君主妥协，如若少林、武当，两大门派，先和那一天君主妥协，江湖上诸大门派，只怕都要和那一天君主妥协，如此一来，整个武林，都接受受制于那一天君主，那时，再想挽回狂澜，只怕是力有不逮了。”

容夫人缓缓说道：“你准备几时动身？”

俞若仙道：“越快越好，最好立刻动身，赶往君山，阻挡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人，使他们暂缓向一天君主屈服。”

容夫人沉吟了一阵，道：“只怕愚姊难和贤妹同行了。”